



故事串烧

师

敬业的老师

应化 12 胡丽娟

薛芳渝老师教我们物化，开头一句“唐朝有个大将叫薛仁贵”让我印象忒深啦！他的课讲得真是好，传说中最难学的一门课我居然第一次期中考试时得了个 99！

崔老师教我们化工原理。他讲的课我依稀只记得算理论塔板数，但是题外的故事我却印象深刻。比如输油管道铺好了，油田却采不出油了；月饼掉到马路上，却陷进去了（饼太硬、路太软）；任何时候大家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好比小鱼要早早地游到大坝底下，一旦开闸放水你就可以冲出去了；如果看到开闸了才开始游，也许等你游到了，闸门已经关上了（政策多变）。

赵奎元老师教我们电脑。那时候电脑可稀罕了，上课的时候是没有电脑的，完全是纸上谈兵。我就只记得赵老师“驱动器”、“驱动器”的，到最后也没明白什么是“驱动器”，呵呵。他教我们的是 BASIC 语言，考试还是过了的。

李隆弟老师教我们分析化学，公式一推就是一大黑板。不过我只记得少量多次的萃取原理。

刘庄老师教我们有机化学。她真是个耐心慈祥的好老师。听她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每一个字都直听到心里去了。

杨成对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带我们分析化学实验，跟男生们一起踢足球，像哥们儿一样。

宁永诚老师教我们仪器分析，他的考试可差一点儿把我考“糊”了。搞了个对称的分子谱图，我愣没整明白！

孙扬名老师教我们科技英语，让我们直接用英语写作。教我们读英文文献，写综述，是我们在美国读博士也用得上的本领。

陈蒂乔老师教我们体育课，还留体育作业，神！更神的是我们这帮同学还真认真完成她的作业，在操场上三十米、六十米跑，练习立定跳远，在床上练习仰卧起坐，等等。清华重视体育之传统可见一斑。

我们的班主任

计 12 吴丽萍

计 12 班主任林福宗老师，福建人，相当于我们叔叔辈的人。林老师带我们班四年，他不擅言辞，却在生活、学习各方面对同学们给予很多帮助和关心。

1981 年进入清华的第一个月，我父母给我寄来自行车，到货广安门火车站，我不知怎么去取。林老师知道后，简单说了句，我去帮你取吧。他接过取货单，也不多说什么。改天，林老师就把取来的自行车交给了我。

几年后，当我真正骑上自行车，从清华园出发、穿过京城，开始熟悉北京的城市，然后又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二十多年，才知道这城有多大，从清华园到广安门火车站有多远，从城北郊到南郊。即便是现在有地铁、有私家车的时代，那也是很远的距离。而在 1981 年，林老师要辗转换乘多路公交车，才能到达广安门，帮我取出自行车，再从城南骑车回清华，把车交给我。

这种帮助，我铭记在心并尽力实践在我的人生里。这也是清华教给我的。

大家欢迎一下

无 11 林琼桂

四年级暑假到上海灯泡厂实习，开始的时候先请了厂里的几位工程师给我们讲课，有一位讲完有事要提前退场，这时带队老师说“大家欢送一下”，但口误说成“大家欢迎一下”，老师是四川人，说的基本上是四川话。从此四川话“大家欢迎一下”成了我班同学送客的日常用语。

物理老师的上海话

应化 12 刘芳

物理课在二教。大课老师是上海人。第一节课，他就说上海话比普通话厉害。譬如，你们北京人到动物园看到的狮子，叫狮子。可是看到那个咬人的虱子，也叫狮子，分不清楚。换了上海话，就一清二楚了：狮子是 si zi, 虱子是 se zi。（加上声调哟）

制图老师的 ABC

内 11 伍霜驹

机械制图老师，东北人。ABC，念成矮必，从此以后，被同学们称为：矮必。

【点评】给老师起外号，不太厚道哈！

无懈可击 vs 无限可积

无 11 林琼桂

我们的普物老师高炳坤喜欢说“这是无懈可击的”，有个同学后来跟我说过，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他满黑板看来看去，没有找到积分，然后就纳闷，为什么老师说“这



是无限可积的”呢？

【无 14 张树人补充】高炳坤还说过：“这个事情很棘手，或者说很棘手。”

二分之完

工物 14 符全

工程物理系上高等物理课，是著名的张三慧老师。张老师讲课，不光有高深莫测的相对论，还用英文讲。经常我们坐前面的同学，瞪着眼睛听半天，还云里雾里的，不太明白。

有一次讲一个推导，张老师操着河南口音，念到“二分之完”，啥意思呢？急得大家一脑门子汗，期末考试怎么办啊？

气派的丁字尺

无 11 胡康宁

当年上制图课在新水，有大的制图桌，铺得开一整张零号图纸。上自习一度也喜欢去那儿，满满一书包书都能摆开，气派！上制图课要用丁字尺，上下课扛着，同样透着气派。上午接在制图课后面的是在西大操场的体育课，体育老师站在稀稀拉拉扛着丁字尺的队前，气宇轩昂底气十足地下令：现在给同学们一分钟的时间，把计算尺放好！

【点评】这计算尺够大个！

就这么摔

无 11 胡康宁

我们班的王同学是个体育健将，足球虽然没进过校队，却也是校足球联赛冠军队的主力前卫。王同学一个未曾在学校显露的功夫，是体操。王同学来自内蒙古东部的通辽，那地界被踢来唤去的，曾经也归属过吉林，所以王同学在两省区的顶级比赛中都拿过名次。咱那会儿不兴特招，王同学可是靠硬邦邦的成绩进的清华，而且在校成绩也是名列前茅滴。体操在清华基本用不上，足球场上的飘忽过人算是个能频获满堂彩的边际贡献吧。

话说当年冷如今日的寒冬，体育课就都挪到荒岛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都去学滑冰。且不说同学们运动天禀各异，南方来的同学大约只吃过冰棍儿哪儿见过冰场啊，所以一个个战战兢兢哆哆嗦嗦摇摇晃晃跟头连串儿。突然间，体育老师看着一个滑倒的同学眼睛一亮，立即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指着王同学说：你，给大家摔一个！同学们诧异我却知其中的秘密：练过体操的会自我保护摔不疼自己呗。老师不过瘾，说：“来，再摔一个。大家看见没，就这么摔！”话音未落，老师一个趔趄…… DUANG

高等数学课

无 13 李麟静

进清华大一基础课高等数学，老师是个上海人，忘了他的大名了，只记得他老是笑么滋儿的，面相挺和善。一进学校老师就强调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同学们人人上课都

记笔记，我也买了笔记本开始听写。中学都是在课本上写写画画，一学期下来教材差不多背得滚瓜烂熟。中学没学会记笔记的童子功，我发现记笔记顾了听便忘了写，专心记便忘了听，记了一本天书结果啥也不懂。我的那本高等数学“天书”上重复出现“列数”字眼，我百思不得其解，啥叫“列数”啊？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列数”是上海人的“连续”！

赵奎元老师

自仪 11 马利

化工系的赵奎元老师我可认识，毕业后在计算机学院工作的时候跟他做过一个新乡化工厂的项目，还和他，他实验室的小王（女，三十几岁单身）和另外两个清华同学一起去那个厂出过差。老赵当时挎着大哥大在中关村开公司卖计算机，出差时大家一起打牌他还给我算过命，号称是大仙，算出来四个十四个K，说我很快要出国，结果我回到北京就收到了温哥华一学校的通知书和奖学金。

【点评】算得很准啊！

物化 1 姜艳：好像听说过他开公司很火！记得他当初管化工系计算机房。我有一次无意中用了一张用过的机房票，让他抓到了，毫不留情啊！

先有葫芦还是先有瓢

无 11 林琼桂

当年教我们 basic 语言的是我们系的孙老师。孙老师平时不修边幅，颇有名士风度。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说：“我给你们讲讲我当年是怎么学会编程的吧。”半晌，悠悠地：“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依葫芦画瓢吧，不过那时候连瓢都没有……不对啊，是连葫芦都没有。”

圆满人生

无 11 胡康宁

还是孙老师的故事：孙老师非常潇洒，自由自在，学问也颇有成。到 50 出头，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岁数吧，忽然觉得人生还不圆满。悠悠地想了想，发现：还没讨老婆呢！于是，结婚生子一气呵成……

编者注：

八十年代的老师，积蓄了多年的知识刚刚开始可以大讲特讲，碰到一群求知若渴的年轻人，碰撞出无数耀眼的火花。我们在这里回忆的是老师们幽默滑稽的故事，而老师们教授的知识、传递的道理，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血液中。

感谢你们，心爱的老师们！



娱

文体活动

应化 12 胡丽娟

在系里或者校级的各类文艺演出中，一般来说我都积极参与。从最初入学跟陈宾、志丹等合作演出弦乐四重奏开始，到给化学系的老师在教工合唱比赛中手风琴伴奏，我演奏过小提琴、吉他、月琴、手风琴。别看我好像什么都会，其实什么都不精，只是能把它拨弄出调调而已。有一次学生节物化 4 班李寿春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手风琴伴奏。当时我跟他只排练了这一首歌，可是他唱得实在太好了，底下使劲鼓掌让他再来一个。而我的手风琴水平是三脚猫功夫啊，没有练过的曲子是不可能临场发挥的，无奈之下李同学只好清唱了一首歌。

入学不久系里组织女生的篮球比赛。女生嘛，能凑满五个人上场就不错了，不能指望我们会严格遵守规则，裁判对一般的犯规都不吹的。一共几个班参加了比赛不记得了，只记得决赛是我们班对物化 1 班。因为我在场上奔跑比较快，她们派了安利群紧盯盯人盯住我。利群跑得没我快呀，情急之下就从我身后拦腰抱住我，我一生气就使劲掰她胳膊，把观众们乐坏了。最后她们班在明星蔡小嘉的带领下夺得了冠军。后来还有一次排球比赛，能凑齐六个女生上场的似乎只有我们班和分 1 班了。比赛的很多场景都不记得了，就记得她们班李敏慧发的球又急又短，几乎擦着网就飞过来了，我们这边无人能接！一轮到她发球我们就连续丢分，太牛了！我还曾经混进田径二队练短跑。因为体育馆的杨教授想用我们一班人马摸索出一套新的训练方法，所以入队的标准并不严格。我因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乐队里，所以在清华没有参加社团而选择了田径——想换换花样。没想到练了一年成绩 0.1 秒也没有提高，反而脚踝有些受伤，所以自己就退出来了。但是我们二队真为一队输送了几名主力队员，包括跳远和中长跑，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分 1 耿小鹏

我们入学时正值中国百废待兴，人民精神焕发。刚入学的第一周，我们就去参加大礼堂前恢复草坪的劳动，校园也变得更漂亮。

清华五年，各项文艺活动伴随着同学们的校园生活，除大家喜爱的北京高校迎新音乐会，其它令人难忘的艺术活动还有：美国歌星 Michael 的演唱会，美国杨伯翰大学的演出，李德伦的交响乐普及，有王淑珍 / 苏小明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等等。大家还记得当年的大片吗？《悲惨世界》，《少林寺》……，清华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

而在当时的北京，艺术活动更是丰富。单是在中国美术馆，就看过伊夫·圣·朗洛的时装展——其实什么也看不明白，以至现在也不喜欢 Y.S.L 这样的名牌；看过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展，还买了一本他的摄影集，视为至爱，以至 30 年后，当我在 California

的 Death valley 国家公园感悟眼前神秘的山丘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浮现在脑中，哇！这不就是我 30 年前照片中看到的死谷吗！真是身置书画秘境中，此时少年已成翁！

上学期间和同学参观徐悲鸿展览馆，遇见徐夫人廖静文（也是馆长），那天人不多，她很亲切地坐下来与我们交流，给我们买的徐悲鸿的书上签名。这时来了一位挺着肚子的老头，牵着一位少妇的手，自我介绍是广西的作协主席。廖听之，只对其点头致意，仍和我们继续交谈。我们内心真感谢她对我们年轻学生的尊重。

刚开始大学生活，太多新鲜事物应接不暇，一个冬日，晚自习后回到宿舍，看到展桥同学扛了一棵及肩高的松树回来，这做什么用哇？……那时，年轻同学晚上喜欢加餐（煮方便面），偶然趁夜色去东大操场边，拿一颗学校的冬储大白菜回来，配面用，但大家不明白锯这松树做什么用？

原来展桥同学父母在国外，早开风气之先，这颗松树是给同学们过圣诞节用的。

礼让足球课

发 11 张帆

我们班里有个来自沈阳的同学，邱金辉，他特别喜欢踢足球。邱金辉身材不高，但脚头很硬，有着东北人特有的直爽、粗犷性格。不过，在我这个技术至上的人眼里，总觉得他的足球动作还有些粗糙、不够协调，尽管心里还是十分钦佩他的硬朗风格。我们班还有个北京同学，袁波，是校游泳队的。袁波长得人高马大、络腮胡须，出生于体育世家。他识大体、顾大局、有修养，很有大哥风范。不过，袁波特别抓紧学习，很少踢球，足篮排三大球都玩儿得很少。

有一次，与二班踢比赛，我与邱金辉司职前锋，袁波坐镇中场。比赛进行到下半时十几分钟，邱金辉在禁区外接到袁波的传球，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二班守门员猝不及防，几乎没有做出扑救动作，球就进了。我脱口而出：“守门员真臭啊！”这时候，袁波赶紧跑过来，跟邱金辉说：“好球！踢得好、踢得棒！”转过身，又对我说：“不能说是守门员臭！”我吐了吐舌头，怪自己不会说话，既得罪了二班守门员，又得罪了同班战友。

大三时，学校的体育课开始分专业班选修，足球、篮球、乒乓球等各科报名人员有限，班里喜欢上足球课的人最多，可名额很少，最后只好抓阄决定。我幸运地抓上了足球课的名额，而邱金辉却抓到篮球课的阄。后来，邱金辉私下找到我，和我商量：“你看，我平时从来不打篮球的，你篮球打得那么好，就把足球课让给我吧！”我几番忍痛不舍，内心斗争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决定礼让足球课吧！就这样，我这个十足的超级足球迷，却与大学足球课失之交臂。

靡靡之音

应化 12 胡丽娟

南方总是开风气之先。在我们北京还是充满着革命歌曲的铿锵之声时，以邓丽君领衔的港台歌曲已经在南方蔓延。某一年暑假过后，刘芳从家里带来了一个小砖头录音机



和几盒磁带，我们宿舍立刻充满了靡靡之音，也吸引着左邻右舍的姐妹们。“清新宝立金”为我们带来了凤飞飞、刘文正（还有谁？）的歌声。踏浪——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红蔷薇——风儿你要轻轻地吹，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祈祷——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音乐处理，是那样的吸引我们。这一首《祈祷》，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就想搞清楚它的歌词。其中有一句“叫青春不开溜”，我们反复听，觉得就是这样了，可是又觉得不太可能吧，“开溜”也能放进歌里来唱？后来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大举入侵，小年轻们都喜欢。《月亮代表我的心》，《夜来香》，《踏着夕阳归去》，《外婆的澎湖湾》，《赤足走在田埂上》，太多了。文化部和团中央为了对抗靡靡之音对青少年的“腐蚀”，特意推出了十五首优秀歌曲。《祝酒歌》，《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阳岛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应当说这些也是很不错的音乐作品。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们是不同的风格，完全可以并存，没必要搞成对立的，各自拥有自己的听众群就好了，限制什么呀！可那是改开初期呀，不行，得争夺文艺阵地！我还记得电台里采访一个大学生，让他比较这两类歌曲。他说，港台歌曲刚开始听觉得好听，听多了就发现都是一个味儿。而我们的十五首歌曲就不同了，每首都一样，越听越好听。呵呵。后来里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又风靡了校园。多少大学生在上自习的路上停下来，用双腿支撑着自行车，在音乐室附近聆听优美浪漫的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秋日私语》，《梦中的婚礼》……，瞧瞧这些曲名。

圆明园

建 11 姚小琴

大家肯定还都记得，每天下午 4 点半校园里就响起了“到操场上去，到校园里来，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召唤，原本常常在西大操场上跑圈锻炼，时间长了总觉得枯燥无味，心生厌倦。恰逢此时听高班同学说可以出北门跑到圆明园去锻炼，那时圆明园还没整修不收门票，立刻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跑出北门。一出北门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茭白地，兴奋呀，沿着学校北围墙边的小路跑下去总有三两只小白羊在田边吃草，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羊，真可爱！跟随着其他同学背影我也向圆明园跑去。那时都是从树林中的小路跑进去，跑过西洋楼的废墟，在那里凭吊徘徊一会儿继续跑向园子深处。一路上总可以看到树林草丛中躺着残破的石雕，青白色顺滑优美的曲线在绿草的掩映中更觉凄美。那些破败而精美的遗迹总是吸引着我不断前行。但女生毕竟胆小不敢涉足园子更深处，也是体力所限，一般跑过一段农田就打道回府了。其实那片水稻田也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有庄稼的时候根本看出来园林的轮廓。记得一个深秋的傍晚，那时田里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毕，落日的余晖穿过远处棕黄色的树影，照在静静的水田上，金黄和碧蓝光影在水面上交织蜿蜒，与笔直的树和浅浅探入水面的堤岸组成了绝美的自然园林景观。驻足观看直到夕阳西下，心生无限感动。这幅犹如芥子园画册里描绘的美景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如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

【点评】好美的场景！

100米跑进10秒的人

应化11 任春伟

说到跑步，想起了我刚入学时的一件糗事。办入学手续中，有人向我询问100米跑多长时间，由于本人体育历来不好，也从未关注过相关内容。但既然有人问起，便略微考虑了一下后，回答说10秒。当时让询问的人吃了一惊，我对其表情和反应也是一愣。这时旁边的同学说到，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未有100米跑进10秒的人，你一定是搞错了。事后，我才对百米跑有了一个概念，又由于班内有几个在百米跑这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同学，这使我越来越喜欢百米跑这个项目，它是田径比赛中我最喜欢观看的项目。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从未跑进10秒，甚至15秒也没有跑进过。

【点评】哈哈哈哈哈！能拿10秒和15秒并排说，可见还是没概念！

应化11 魏燕：老任走得比跑得还快。老任还有一绝活，课间转战化学馆工物馆，人家骑车的刚把自行车支好，老任一骑绝尘，甩着11路已经尾随而至。就为这个，最后一年校运动会增加的竞走项目，俺们班同学敲锣打鼓地把老任送上赛场。

应化12 刘芳：老任得名次了吗？

应化11 魏燕：犯规里面的第一名。走得太快了，被罚下场。

应化11 傅德慧：老任说了，他走到了终点，只是姿势不对，走得慢。

应化11 魏燕：主要是老任认道，只有从化学馆到工物馆这条路上老任才走得快。

应化11 傅德慧：介绍一下，应化11班是核燃料后处理专业，接受过核辐射，特殊材料制成的，专业代号250。

结12 李晓冰：怪不得运动会你们化工系总得第一呢，都是后核动力时代了。

清华的舞会

建11 姚小琴

跳舞是上大学后学的，记得刚入学在班里先学的集体舞，由于高中我们男女分班，第一次和男生拉手跳舞当时觉得很慌乱。后来每逢节假日各系学生会都开始组织各具特色的交谊舞会。食堂就是舞场，把食堂的桌子归到边上，腾出空场，同学们就在那油腻腻的地面上跳起了三步四步、探戈、伦巴还有帕斯（和水兵舞类似）。

上大学后第一次参加的交谊舞会是入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前夕学生会在西大饭厅组织的，本来是怀着好奇之心去看热闹，没想到还真被人邀请了，很不好意思的混乱笨拙的凑合一曲，好在大家水平都不高，谁也没嫌谁。后来校园里的舞会多了，每逢节假日的前夕，东区西区宣传栏里就贴出形形色色的舞会广告。最密集的舞会是圣诞连新年的舞会，那几天几乎天天有，但面临着元旦后的期末考试估计多数人也不敢太尽兴。参加过最高大上的舞会是二教楼上的舞会，脱离了油腻的地板和饭菜气味。

记得到高班以后，舞会风格开始有了变化，有了迪斯科和太空舞，开始觉得自己out了，看低班同学跳的不亦乐乎，自己却学不来了。那时音响控制水平也提高了，灯光和乐曲与大家有了互动，舞会气氛更加热烈了。

现在你回到校园，节假日已找不到舞会的广告了，食堂都安上了固定桌椅，奇怪学生们在哪儿活动交流，网上社区虚拟校园覆盖在美丽的校园上，顿觉自己更out了。



80 年代的 PS 大师王世明

应化 11 齐大峰

我们宿舍的王世明来自吉林，大学五年记忆最深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是擅长倒装句，比如：你说的都不会话了；一脚就把门儿踢到球里去了；等等。在特定的场景下，这种倒装方式搞笑指数可以达到爆笑水准。听相声的时候，偶尔也有演员用这种方式制造包袱儿，不知道是不是从世明这里偷学的玩意儿。现在世明当领导了，有时候我在想他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倒装句出现，比如在主席台上讲话，突然冒出一句：严格规定八项执行之类的话来，怎么能保证下边不笑场呢？

另一件就是世明是我们班洗印照片的主力。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的胶卷是黑白的，外边洗太贵，12 号楼有一间专门的暗房，每次出去玩儿回来，世明负责把照片洗印出来。有时候感觉画面太空，显影的时候就撕点儿棉花放在上边，照片出来后就有了白云。我的皮肤比较黑，据世明说在洗印合影的时候先要用手指按住我的脸，等其他同学的脸开始出现的时候再松手，就比较合适了。现在公司的设计师常用的 PS 软件，其实干的也就是这点儿事儿。可以说，世明是早期 PS 技术的应用者了。

学

点日光灯

程 1 郑丹飘

学校晚自习教室里找位子，很多时候位子上的日光灯不亮，不是因为日光灯坏了，而是启动器被人拿走了。拿走的人，晚上回来拿着启动器插到槽里，再拉开关，灯就亮了。目的是这货就把灯下的位子保留了。俺没有启动器，但学会一方法。咱有一个折叠剪刀，现把灯拉线打开，把剪刀头插入槽中，碰到簧片。然后一转打火，日光灯就亮了。一定要转动才会有一个脉冲，才能打亮灯。这个动作，当时吓坏不少同学，怕我被电击了。俺每次都得解说剪刀的交接处是个回路，不会电到。这手活，俺晚自习座位就解决啦。

鹧鸪天·晚自习

晚习常忧座椅难	寻寻觅觅久不安
愁眉苦脸呻来晚	暗位长灯漏动源
按簧片，并刀旋	明光耀耀日辉延
身怀绝技惊同伴	自立更生手艺全

惊人的老任

应化 11 齐大峰

同学老任任春伟，北京同学，上大学的时候酷爱听相声，不太喜欢掺和那些打麻将、桥牌之类的活动，讨厌我们这些抽烟喝酒的同学，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共同的活动不多。

第一次老任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毕业的时候还借书证，老任以超过 500 本（印象里好像是 508 本）的借阅量雄踞全班第一。5 年 500 多本书，平均 3-4 天就是一本，阅读量真的惊到宝宝了。从此对老任刮目相看。

无比幸福的毕业设计

应化 11 闫长明

我们班 4 位同学在 200 号实习，刘进才、李纪宁、杨荣春和我。啤酒是杨荣春的实验材料，题目是核孔膜过滤保鲜燕山啤酒。李济宁的题目是橘子皮提取果胶。因此我们每天早上的工作先去他们实验室帮忙，把橘子剥皮吃了，留下橘子皮做实验；再喝几杯啤酒，记录头一天过滤保鲜效果如何；之后各自散去开始各种化工实验。我们 4 位毕业设计无比幸福，综合起来就是“橘子就酒”。

我们常邀请班上同学来玩儿，把啤酒带到后山。风景极美，山脚有水库，山上有兔子、狍子，据说还有狼。此山如今已开发成虎峪风景区，鲜有人知道前面还有两个核反应堆，这在当年可是军事秘密，如今叫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30 年过去了，按规定可以揭秘了吧？

食

张北冰的高汤

应化 11 齐大峰

作为东北人，其实是不太喜欢专门喝汤的，我们东北菜都是炖菜，连汤带菜全都有了。不过这些年由于商务宴请场合比较多，喝过许多汤，喝汤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上大学的时候张北冰发明的“高汤”。

在清华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收入不高，生活费也是比较低的。我自己每个月父母给 15 元钱，助学金 14 块钱，去吃个小炒也是需要下比较大决心的。因为生活清苦，大学五年身高长了 2 公分，体重一直没有变。每顿饭吃完，总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再有一点点可能就好了。

于是张北冰同学发明了“高汤”，每顿饭吃完，用开水把菜汤冲一下，就是一碗热腾腾的高汤，香气蔓延到整个宿舍，大家的嗅觉神经再一次被调动起来。饭后冲碗汤的做法很快在同学中流行起来，吃完饭以后大家端着汤，欺骗一下还没有完全满足的胃，



也能感受一点小小的幸福。

后来，高汤也有了更多改进，冲的时候加一点点味精，汤的味道就鲜美很多。有了方便面之后，泡方便面没有用完的调料也是不错的汤料。我们在幸福的汤里，寄托了许多的想象力和满足感，也给了我们多年的美好回忆。

我到现在看到汤，记忆里常常就会闪过 8 个人的拥挤宿舍里，一人一碗汤的时光。

氽白菜

力 13 曲继发

刚入学的时候，我们班几个男生都念不来四食堂小黑板上“氽白菜”这个菜名。有一次就见我们班头蔡榕同学走到窗口，“师傅，我要一份尿白菜。”班头的上海语速有点快，师傅没听清，让他重复一遍，蔡班头又说：“尿白菜，就是那个尿白菜。”师傅打完菜递过来，“好了，您的尿白菜。”

从此，蔡班头多了一个外号——尿白菜。

食堂排队

无 11 胡康宁

学校里日常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食堂了。

无线电系 81 级刚入学的时候，定点食堂是 8 食堂。我以为，相对于后来吃过的 7 食堂和地下餐厅，8 食堂的水平略低。但 8 食堂有两样菜食是总要排长队的，一个是烧茄子，一个是饺子。烧茄子好吃，是因为用油多，香且下饭。那会儿饭菜油水少，油大的自然受欢迎，烧茄子就占了这个便宜。至于饺子，本身就是北方的美食，好吃不贵还顶饱，所以饺子队从来是最长的。

买饺子排队，那是有讲究的。每天食堂做的饺子是有数的，到得晚还排错了队可能就买不上。很多同学找短的队排，而有经验的就先伸头往前看，对了，要点在打饺子的师傅！有的师傅打饺子一个个儿地数，卖得慢；有的师傅麻利儿，手快脑快就卖得快，卖完了手边这盆就到慢师傅那儿去捞。所以，买饺子排队，要找快师傅的队，慢师傅那儿队短也可能买不上。

都说只要用心，清华处处皆学问。食堂站队这学问，很多同学在工作中就用上了，尤其在党政机关和国企。站对了队的，上升就快；跟错了人的，自认倒霉。

当年买饺子排队的同学，现在很多都混成打饺子的师傅了，应该都是人人喜欢的快师傅吧。

食堂的干货

无 11 胡康宁

因为家在北京，每年的校庆都回校，时不常找机会吃吃学生食堂。现在学生食堂的

供应绝对是今非昔比，就餐也方便很多，每人取一个托盘，排队自选，刷卡结账，然后找椅子坐下就餐。不像当年，我们每人是一个饭盆儿的，手里还得捏着一打儿饭票，买馒头包子饺子面条用面票，买米饭米粥用米票，买窝头玉米粥用粮票；买炒菜咸菜酱豆腐用菜票，买包子饺子面条得面票加菜票才行。带错了票还不行。排队买好饭菜后，找一个空的长条桌，大家围站一圈，边聊边吃。有时候吃完饭，顺手帮着把堆在桌上的豆角给择了，也算是间接帮厨吧。吃到尾声，可以去盛免费的汤。汤在深过半米的大桶里，有时是米汤，有时是菜汤，总之比较清寡，内容较少。要打上来干货颇需要些技术。溜边儿沉底轻捞慢起的功夫，是实践中练成滴。

后来发现，很多同学工作中的成就，其实是源于在学生食堂学到的功夫：勇于溜边儿，不惧沉底，甘被轻捞，等得慢起。最后到手的，自是干干的硬货。不是吗？

【评论】说到吃的，对清华食堂的包子和饺子印象很深，特别是包子，得摆好姿势来吃，一不小心就喷得满身的油。

不领情的同学

发 11 高举

还记得大学时我们每班都要去食堂里帮厨吗？我们班是早餐时在小窗口后面给同学盛粥夹咸菜。

有一个早晨，我在五食堂卖早餐，来了一位同学，我盛了一碗粥，夹了一大块大头菜丝儿，结果这位同学回了我一句“慷国家之慨”。直到现在我这颗受伤的小心灵还没有平复。

我对清华美食的一点回忆

化 1 甘宁俊

马上就要过年了，家里吃饭时小朋友们对肉食都不太感兴趣，引起我对当时肉食的美好回忆！

1) 同屋的老谭当时是班上的土豪，喜欢买三毛左右的肉菜，但不吃肉，被我发现，于是中午下课，注意紧跟他，一起吃饭时可以分享几个肉片，老谭也乐于助人，主动张罗把肉挑出来分给我们，真幸福啊！至今同学聚会，我还关心老谭，尽量吃点鱼肉、精肉，保持营养！

2) 当时学校伙食油水小，每次放假回家，父母就心疼，于是想了个办法补充油水：买板油炼制，装在玻璃罐头瓶中，找单位的冷库速冻，开学带到学校，早晨喝棒子面粥时，舀上一大勺，真香啊！

3) 上研究生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晚餐经常买三毛钱的午餐肉，或是蒜肠。一次排队在一美女身后，她也买三毛钱的肉，发现食堂小师傅给她的肉特别多，轮到我，他问买多少，就要移动台秤砣，我情急之下大喊：别动，照原样再来一份！小师傅无奈照原样给我多多的午餐肉，我得意地和同学分享了肉和经验，要紧跟美女同学身后排队啊！



饭盆儿

无 11 胡康宁

当年的学生食堂可是昔不如今，得自己带饭盆儿的。每次到食堂，第一件事儿是冲到窗下的公共碗架上拿自己的饭盆和勺儿，然后才是排队买饭菜吃。吃完了的碗和勺儿，得自己洗，然后放回公共碗架，下顿饭前再去找来，循环往复。这一食堂吃饭的大几百甚至上千人，五年下来居然很少有丢碗丢勺儿的，也算一绝。

一开始大家买的都是普通个头的饭盆，条件好的买俩，一个装菜一个盛饭。食堂的师傅也是各有特色，有的慷慨，有的吝啬，有的呢貌似慷慨，舀起满满的一大勺菜倒向你的饭盆，在你满心欢喜地期待中，在大勺中喷喷香的烧茄子倒进饭盆的那一瞬，说时迟那时快，大师傅的手腕灵巧地一抖，你的饭盆只盖了个底儿，大半勺儿的菜已然被成功地回收！

能考进清华的智商也不是白给的。情商高的跟师傅套瓷儿，能赢得些腐败的机会；智商高的呢，则发现用大些的饭盆总能多打到些菜，因为如果给少了连盆底儿都盖不住的话，师傅也不落忍。所以渐渐地，随着年级的升高，饭盆的尺寸也在增大。食堂的师傅呢，面对这硕盆难题也了无对策，只能任之。实践出真知，然也。

五年级到上海的工厂实习。上海人吃饭是以精细著称的，好吃但量小。一个倒插到上海的哥们儿第一次毛脚女婿上门，被亲切招待一顿后拉着女友到外面又吃了两大碗葱油面，那是后话。

实习的食堂，当然也是上海的风范啦。但清华的学生，自是早有准备，随身带有制胜的利器。上海工厂的食堂非常干净，卖饭菜的地方有擦得锃亮的玻璃墙，把待售的饭菜与外面隔开，非常卫生。每个排到的人，把饭盆从窗口递进去，师傅打菜盛饭，收菜票，饭盆从窗口递回，有条不紊，干净清爽。真是讲究啊！

同学排到了，自信满满喊着菜名就把硕大的饭盆往窗口里递。Duang，怎么回事儿？原来玻璃墙的窗口开得很小，大饭盆卡在窗口外边，进不去！

制度啊，聪明的上海人，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了食堂的硕盆难题！

我们又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知识：技术，无论多高，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好的制度，才是达成目标的最重要基础。

食堂，是真正的课堂。

实习

记忆中的金工实习

自 11 范琦

记得全系一百五十人坐一车间听师傅白话时，电话铃响了。响个不停也没人管，我就坐离电话不远，吵得不好意思了起身去接。这真的是我平生第一次接电话，拿起来一问是

找师傅，高声喊了声：师傅电话！随手就把电话放回基座给挂了。刹那间哄堂大笑……

二两？一两？

计 11 郑莉

我们也去的上海实习，当时听着上海话真觉着好玩儿，在食堂打饭，我说要二两，炊事员阿姨笑眯眯说“一两”，我重复“二两”，阿姨把饭递给我：“一两”。后来我就习惯了，上海人说的二两（ni liang）听着就像“一两”。

在上海抽空逛街，把鞋子走坏了，问路边几个老者哪里有修鞋的，谁都听不懂，情急之下抬起脚展示掉了跟儿的鞋，一个老爷爷恍然大悟：哦！修 a zi 啊！

两个五分的故事

应化 11 傅德慧

1985 年夏天，我们在上海跃龙化工厂实习，在职工食堂就餐。

第一次去打饭，见到炒茭白很稀罕，就点了，还点了米饭。师傅报出价格两个五分。我很纳闷，一毛就一毛呗，干嘛要两个五分？我当时手里只有一个五分，疑疑惑惑递给师傅一毛钱，师傅不接，看着我手里的饭票重复声明要两个五分。我再拿个五分递过去，师傅仍然不干。无奈，莫名其妙的我把手里的饭票全给了他，师傅从中拿了两角五分。我恍然大悟，师傅说的两个五分不是两个五分，而是两角五分！

上海印象

电 1 杜玉惠

去上海之前先学了上海话，谢啊弄。担心上海人排外，问路很小心。其实担心是多余的，上海人还是很热情的。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南京路上的商店都有一个老人坐门口的高凳上，不断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包包，防止小偷。这些老人都是义务服务，也反映上海人的素质哈。

还去了上海锦江乐园，可能是国内第一个游乐场吧，头一次坐过山车，吓得呀！从此再也没坐过过山车了。

言

东阳梦话

发 12 李东仙

大一时我普通话还说不利落，白天讲话大家都不太听得懂，半夜我做梦说的都是东阳话，大家更加听不懂了。每当我说梦话时，室友刘瑞叶总是竖起耳朵听，想记住我说的话，早上再问我什么意思，可是到早上摸摸脑袋就是想不起来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谜底一直没揭开。



Ni 蒙来的刘 Chong 才

应化 11 齐大峰

刘进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明沙淖乡明沙淖村（好长啊！）。之所以一直记得这个村名，是因为认识了老刘，才认识了“淖”这个字。

老刘口音比较重（不知道高考语文咋及格的），内蒙古被他读成“Ni 蒙古”，愚蠢被读成“愚 chong”，那个被读成“Nie 个”，特别有意思，最后被全班同学改名叫做“刘 Chong 才”（暴露老刘隐私需要原谅一下下）。

杂

小女生傅德慧

应化 11 齐大峰

傅德慧来自内蒙古，瘦瘦小小的。上学的时候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估计许多女生都会羡慕她的身材保持得如此之好。

我第一次喝醉酒就是因为傅德慧。

我们家祖辈、父辈，以及兄弟们酒量都不错，不过家里管得严，小的时候也只能偷偷喝一点儿酒，从来没有醉过。在清华上学，那个时候的同学都很青涩，喝酒也不是常有的事儿，只是到了高年级，遇到节庆学校聚餐才会喝一点儿酒。在班里喝酒也没有喝醉过。

毕业设计的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在清华的核反应堆—200 号做实验，我们约好去 200 号玩儿，去的时候还带了一大桶散装啤酒，好像是 25 斤的桶吧，挺沉重地，还要坐长途公交车一路颠簸去昌平。到了晚上聚餐，自然要拿酒出来喝一顿。

起初，女生们温良贤淑，都不肯喝酒。我自以为酒量很好，就跟傅德慧挑战，你喝一杯，我喝两杯。结果，你懂的，我很快就喝趴下了，那是第一次醉酒啊！

过了几年，听说分配到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傅德慧同学喝遍内蒙无敌手，我才知道当初在 200 号真的是班门弄斧了。俗话说：酒桌上一怕梳小辫儿的，二怕吃药片儿的，信夫！

晕床的李纪宁

应化 11 齐大峰

到学校报到的第二天，宿舍里进来一个同学，啥都不说直接上床（还是个上铺），睡到吃晚饭才起来。下地的时候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这个就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现在叫做普洱，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个名字）的李纪宁。

纪宁来上学，还是非常辛苦的，先要坐长途汽车到昆明，全是盘山路。然后从昆明坐火车到北京，也是要几十个小时的。加起来大概是五天六夜（还是五夜六天有点儿想

不起来了)，所以看见车自然就是晕的，躺在床上感觉床也在晃，下地后感觉地也在晃。后来我们都说纪宁是晕床的（一晃同学，纪宁现在还晕床吗？）。

我经常在想，纪宁一定是一个被错过的奥运冠军。他绝对是运动天才，一玩排球，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打得很好；一踢足球，很快就像模像样，在班里很快成为各项体育运动的主力。现在是工作单位的羽毛球、网球干将，运动习惯一直保留着。

纪宁大学毕业去了东北，现在说着一口东北话，大老爷们儿的感觉。不过纪宁的味蕾一直保留着西双版纳的记忆，只要是同学去，必吃“昆明老房子”，那些竹虫、蚂蚱、黑三刹什么的还是暴露了纪宁同学的来历。

就算花上五天六夜时间远离故土，就算去了东北，西双版纳还是顽强地拴着纪宁，就像这个民族一直拴着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偷水果的耗子

自仪 11 唐春风

记得当年住 12 号楼一层。我在下铺，在上铺的床板下面挂了个网兜装水果。半夜，耗子登到我的脚上够水果，把我骚扰醒了。在昏暗的光线中我看到了耗子的身影，耗子也意识到我醒了，立即从脚下的床边向头部床边跑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伸开二指禅功，向耗子插下去，只听得“嗞”……“哎呦”……

我手指头按住了耗子后半身可能包括尾巴，耗子跑不了了，一下子急了，可能也许是我指头戳疼了耗子，反正它大声“嗞”地叫了起来，然后回过头来，义无反顾地对着我的手指头咬下去，于是，紧接着就听到我“哎呦”的叫喊声，把全宿舍同学都给惊吓醒了。

开灯，起床，另一上铺同学帮助涂药水，包扎。第二天，先去医院打破伤风针。再回来收拾耗子。本宿舍，其他宿舍有兴趣的同学都来帮忙，翻箱倒柜，这通折腾，耗子吓的到处蹦，最后，可怜的米奇，在一顿上窜下跳之后，卒于棍棒胶鞋之下。

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反应真是机敏，半起身，半转身，向右转，用左手，准确戳中了耗子。当然，太准确了。否则第二天不至于挨一针。

你想想，大半夜的，被闹醒，头脑立即清醒了，发现耗子从脚下沿床边往上跑时，能计算出时间速度距离，手指下去，准确拦截！

小时候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蜜蜂，是不能用手号的，更不能攥在手心里。这以后长了第二个教训，耗子，是不能用手指头戳的。

【点评】被耗子咬了？深表同情！没有被转基因吧？

没有打狂犬疫苗，托大了。

估计清醒时戳不中！



抓青蛙

自仪 11 唐春风

记不得大几时，下了晚自习后，几个同学到工字厅后面的水木清华水塘抓青蛙，用铁签子挂上皮筋安装在木棍上，用手电筒照亮，找到后扣动扳机发射，就可以插住青蛙，一晚上抓住十几个。第二天到一个家近的同学家，炒了吃。味道鲜美极了。哥几个好开心。

【点评】用现在的眼光，哥儿几个太残忍了。
难怪耗子咬你一大口。

抠门儿

应化 11 魏燕

老任是俺们班第一任班长，说起话来滴水不漏，跟阿庆嫂似滴（完全是夸赞滴意思）。第一个中秋节，俺们班在圆明园开月饼会，老任站在大家伙对面，滴水不漏滴讲了半天，俺当然啥也没记住，就记住了老任讲的一句歇后语，大衣柜木按把手——抠门儿呀！

娄头

眼镜呢？

无 11 胡康宁

拿我班娄头说事儿：有一天午休后起床赶下午第一堂课，娄头一边下床一边四处摸摸一边大喊：“快帮我找找，我眼镜呢我眼镜呢……”小丁一旁悠悠地说：你鼻子上的是啥？

【点评】无 11 的陈景润。骑驴找驴。

食堂落书包里了

无 11 胡康宁

还是我班娄头的故事，顺手拈来，看来非把他捧红了不可了。

还是午休后的故事：那天娄头午休起床后顺利地找到了眼镜，却发现书包不见了！汗立马就下来了，这还了得。娄头急得没头苍蝇，猛然间想起了什么，一拍油光的大脑门儿，撒丫子就往 8 食堂跑，玩儿命砸开了食堂的后门。食堂师傅也休息呢，满脸不高兴。娄头急忙道着歉解释：“对不起啊师傅，我中午一不小心把食堂……”师傅倒是接得快“落书包里了？”

【点评】彻底把娄同学捧红！